



## 點線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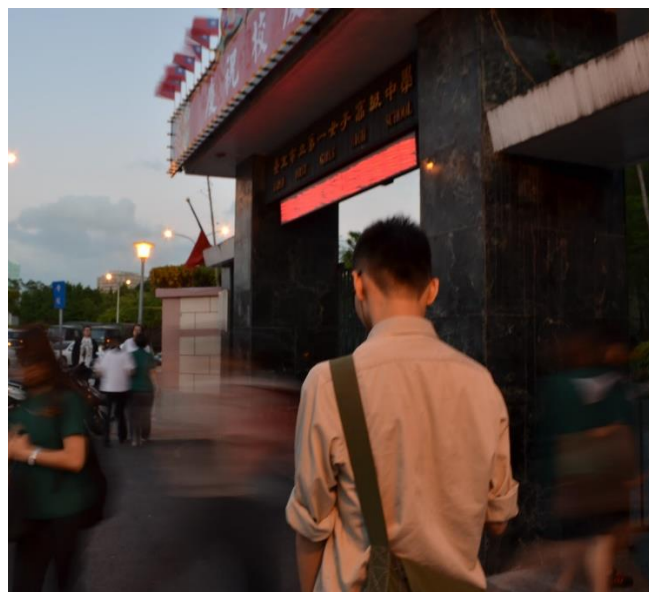
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

儘管出社會多年，離國高中那段升學考試填塞的日子已過了十年以上，某些久遠的記憶，往往不經意的湧上心頭。回想起以前升學年代，每個學生手上好多的教材，學期初發下課本，要搭配出版社的參考書才是有大效果；有些老師上課會發放自編講義；大考前還要另外買歷屆考題整理、模擬考題、全年的總複習。市面上的參考書，有些系列是歷久彌新，可能內容充實、抑或只是標題取名響亮，所以逐漸為老師、學長姐們、同學之間口耳相傳，一屆屆流傳下來。各科參考書有大滿貫、點線面系列；各分科的話，有搶救國文大作戰、一口氣英文、徐氏數學講義、對話式數學講義、九陰真經化學三十年聯考題整理、近三十年物理聯考題、地球科學嘿皮書、物理黃皮/綠皮/紅皮書……這些參考書，存在我們這些八年級學生們深深的腦海裡。其中，點線面系列我本身並沒有使用，不過這個名字讓我印象深刻，因為國高中的時間在我們人生之中，也正是一個個節點，往外擴張，兩點成線，兩線成面的重要里程碑。

高中開始，上學的路是獨立自主的，除了偶爾父親會在大雨中開車前來以外，其他時間都是自己前往。高中開學前，拿著街道圖大致規劃了路線，並沒有合適的公車或捷運可以到達，距離和時間都比不上直接走路過去，因此第一天上學大致按地圖記憶上路出發，且順利到校。開學時期總是最為兵荒馬亂的時光，首先要面對成箱送來的書本、制服；再來是要摸清學校各教室、處室方向；接著是覓食，猶記得開學第一天，大家不知道可以校外吃飯、不知道可以錯開時間，所以全部新生在中午擠在熱食部，一路排隊了快半個操場的人龍；最後就是得要認識一年間要日日相處的同學師長。對於我來說，另一個任務是要找出上學的最佳路徑，前半個月每天上下學我都在嘗試不同路線，最終發現一條走起來最為舒適的路，途中路線一半為植物園境內，也算呼應了我唸的這所「植物園高中」的稱號。三年寒暑間，看盡了植物園荷花池四季變化，每一個植物分區、每一個古蹟都曾踏足。印象某次高中國文課，老師出一個加分作業：課後時間去找出植物園的詩經植物區、以及一座園中古墓。這對我來說如此簡單，三兩下便找出來完成。

高中時期，家、學校以外，補習班是第三重要的節點，當時線上補習還未盛行，火車站旁的各家補習班是好多高中生們放學之後的去處。剛開學時，一度和多數人一樣，下課後搭公車前往火車站，然而

這卻是個糟糕的體驗。整台公車上各地的高中生人擠人一擁而上，不光如此，空氣中充斥著體育課下課後的汗臭味。下一次的補習時間，我選擇了走路。一路沿重慶南路或是公園路北上，路上會經過本校高中生們最為魂牽夢縈的友校：北一女中。常常，有些本校男同學會在放學時間，於女校門口「站崗」等待女朋友。那個年代，校門口還沒有成為外送車聚地點，放學的校門口，就是再正常不過的男同學、家長在等待。印象一次美術課要交攝影作品，我好說歹說，才說服好友幫我站在北一女的放學門口模擬站崗的男同學。我運用長快門，拍出熙來攘往模糊人群中，一位身著卡其色制服的男學生，等待著他心心念念的綠衫女同學。照片名為「青澀，青色的等待」，期末的美術課，這張照片獲得了老師以及同學們一致的讚賞。



一到台北車站，大家總會先去買飯，最有名就是南陽街上的便

當街(亦稱為噴街)，價格實惠白飯湯吃到飽，當年是以及其他學生的最愛，現在看來，已經再也無法接受那樣的衛生條件了。墊腳石旁的福州包、烤肉飯、海苔飯捲也都是熱門的選擇，這些店家十幾年後的當下，如今都還在營業。當年的台北車站補習班座落在幾棟有名的大樓，諸如壽德大樓、亞洲廣場大樓。我並沒有報名很多家補習班，不過在各個好同學的熱情邀約之下，死黨們有時間總會去各補習班串門子探望，記得有一位好友常常帶我進去陳 X 宏補習班自習室以及混入各種考前複習班。印象最深的是常常上新聞的亞洲廣場大樓，高中生們總是一直遙傳這棟樓年年有人跳樓，甚至繪聲給影說有一次整班學生目擊墜樓經過落地窗的過程。高一時去的是這棟樓的低樓層，總感覺人煙稀少，店家昏暗。高三時補習班搬往的高樓層更加詭異，有一個昏暗的巨大天井，或許呼應跳樓傳言，天井上拉滿了防墜網。多年以後，現在查起來，這棟樓仍舊還是台北車站一個奇特的存在。高中時另一條常走的路線，終點一樣是在台北車站。有一個好友家裡住醫學院附近，假日總會找我們一起在醫學院球場報隊打籃球。熱烈地打球後，我們喜歡一路經過立法院走回台北車站，找一家便宜的網路咖啡店，以一場合作僵屍逃生遊戲配上清涼飲料結束週末假期。

大學前有一段重考插曲，不過重考班其實也就座落高中的車站

補習班旁，整體來說通勤並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。進入大學，生活圈總算跨過了台北的舊城區，到了公館地區。當然和其他同學動輒跨縣市、跨海甚或跨國的距離變化來說，只算是微不足道的改變。正好，就在大學入學這一年，長期以來的台北捷運淡水新店線，正式分家，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，因為整併後的綠線可以從家裡直接到達公館。然而，因為小碧潭和種種調度限制，我和好多公館大學生都面臨到一個問題，綠線的區間車終點設在公館前一站的台電大樓站，造成了通勤不小的問題。記得某一年，網路上流行如何用一句話激怒 XXX。當時，公館校園看板上面，大家討論說，如何用一句話激怒公館學生呢？獲得最高票是「下班列車往台電大樓」。公館大學校地不小，捷運下車後，大家通常要再搭配腳踏車才到得了教室，停腳踏車是另一個難關，違停拖吊、搶車位、偷車、停車過密造成車輛扭結……各種情形屢見不鮮。公館地區就在新店溪沿岸，因此系上、社團活動常常依河而行。像是系上的烤肉活動辦在下游華中橋；體育課老師發動全班騎車至馬場町公園；社團平時在上游的七張家樂福練習，幾個月會在河濱的景新短九洞球場下場。也曾跟著社團外籍生，前往水源市場 BOT 宿舍一帶，外國人喜歡去的酒吧；前往台科大覓食時，順道探索了基隆路一帶芳蘭大厝以及未來的癌症醫院；和生態社出遊時，更往北到了福州山富陽生態公園...

三年級後的大學生活，漸漸往回拉到了中正區一帶的校區。結果繞了一圈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，這個校區不但正好就在高中往車站路程中間，也緊鄰著我的國中母校，校區籃球場也正是那個我從國中開始打球的熟悉球場。家裡到校區，這次通勤工具是公車，公車上和北一女學生同行至中途，之後一路經過博愛特區到達學校。博愛特區的交通非常特別，這裡有各種抗議慶祝活動，三不五時就會交通管制封路，此時的公車乘客只能在車陣中乾瞪著手錶，想著上班上學要遲到了……國中上學公車不經過博愛特區，高中走路上學不受管制影響，所以大學時期是第一次遇到惱人的管制。而第一次遇到大封路時，好死不死正是期中考，以前都覺得怎麼會有人在大考遲到，沒想到這次換我成為遲考生。好不容易脫離了車陣，馬上下車跑去考場，所幸最後還是有完成考試。

大學六年級時，有一個赴外交流實習的機會，當時是人生第一次獨自出國，中途和我一同實習的兩名同學，他們是中南部人，北上唸大學後就開始四方探索，學期間就在本島上山下海。期末考前便開始每天搜尋便宜機票，於寒暑假出國遊玩。相比之下，我從小到大的生活圈幾乎就是在台北市的幾個區，幾個好友們也都傾向宅屬性。和兩名同學幾周的相處，為我帶來很深的啟發，我開始懂得使用 google 地圖時間軸、地點標記等功能，開始體認到，生活不應

只有家裡學校這些既有節點，是不是該多多踏出自己熟悉的地方呢？就算同樣的幾個點，中間也有各種方式相連，比如同樣是上學，有時間的話為何不繞去其他路、用不同交通工具前往呢？

畢業退伍之後，離正式醫院上工之前有段空檔時間，先回母校實驗室體驗研究人生，當時正值前所未見的疫情，交通工具減班，於是我索性試試腳踏車通勤，沒想到騎了幾次後頓感相見恨晚，大學早就應該騎車。因為校區、博愛特區這一帶，車多紅綠燈多管制多，剛好腳踏車繞過了這些限制，而且中華路、仁愛路這帶，我覺得算是台北市數一數二對行人、腳踏車友善的環境。一路上會遇到走至校門前的國中母校以及北一女學生，感覺彷彿回到了學生時期。而就算遇上了下雨，套上雨衣慢慢騎還是比公車還要快。一開始騎幾次 Ubike 就愛上了騎車，正式醫院上班後，索性回公館買一台學生通勤單車。從此，多了一台腳踏車，讓我得以更好地探索這座城市。

偶爾，值班隔日的下班補休，我會騎回去公館母校旁的車店給老闆保養車子，順便感受久違的青春大學氣息，之後沿著新店溪下游回家，騎過幾次才發現，以前大學去的華中橋、馬場町，其實再往下游過去一些就回到了家裡。新店區衛生所的實習月份，意外發

現往北走個幾站的家樂福，其實就是大學時期的社團練習場。中興醫院的社區醫學月，發現北門地區就在熟悉的西門町以及車站補習區的正中間……意外發現過去的節點、線段奇妙又巧合地串聯，慢慢地可以在腦海中鋪滿大半個台北市區範圍。

小時候爸媽接送到各個地點，那時對地區的認識只是各個不相關的「點」；獨立通勤後，開始體會點與點之間的線上各樣風情；成年後的現在，掌握更多交通工具後，這些線構築出更廣闊豐富的「面」。

以前有一個家醫科老師和我分享，他遇到一個病人，會先從他的住址開始研究，用 google 地圖看看他家的環境，看看那一帶長什麼樣子，想想病人的生活環境、居家環境，最後再了解病人。當時去的新店衛生所家醫科主任也和我說過，她每次被調任不同區的衛生所前，都會先研究當地的地理歷史。雖然我不會如同家醫科醫生一般，常常去往各個不同的區域，但如果遇上工作的調任、代訓、支援的機會，或是閒暇之餘利用時間旅遊，期許自己能夠一路開拓視野，解鎖更多的點線面，直至行遍台北、踏足寶島、甚或遍覽整個地球……